論語 六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共七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直名之曾子有子非一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以字稱而此章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爲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而兼論春秋人物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

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雙峯饒氏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爲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深貴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

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爲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耶○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絶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能有爲不可也○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微不同耳雲峯謂憲爲夫子之宰猶辭其所當得之粟其恥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狷介者自守常有餘而見於事爲常不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去聲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已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忮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雙峯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上聲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麽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箇甚麽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麽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身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怨畢竟胷中有怨在所以未得為仁○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

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慶源輔氏曰憲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慶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顔子而上乃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

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爲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卻似只要不爲卻不理會有爲一節○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狷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狷介之守痼之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聲下同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

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

朱子曰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但逐出境而已○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雙峯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着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雲峯胡氏曰克伐怨皆生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者

可以為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狭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徃徃有之安得謂之士○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者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所業是尚足以為士哉○雲峯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當安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為者必不能徙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雙峯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

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樂記能言者或便平聲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志能帥氣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峯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

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爲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眞能有勇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适古适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簒其位其臣寒浞士角反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五吊反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去聲康夏后相之子所誅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

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浞行媚于內宮人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虞樂也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
烹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臣浞因羿室生澆
及豷音戲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
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靡
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
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后杼少康子有窮遂
亡○新安陳氏曰羿奡皆篡賊而殺誅異
辭者羿當誅然非浞所得誅也故云殺禹
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
時戰反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
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
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
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

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問夫子不答南宮适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夫○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閔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簒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時欲為羿與奡者○雙峯饒氏曰此章意味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奡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

處之而使之得仕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已難答又以羿奡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适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嘆美之○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适戒羿奡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

得更有仁在已自須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之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illegible]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儆小人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 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讀作寄低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神旨反

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忠而勿誨婦寺音蒔之忠也詩大雅瞻仰篇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奄人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愛誨之為忠故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産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釆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平聲)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聲)有敗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日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貌美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洪氏曰鄭國能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爲天下者辭命宜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衆也而獨任於一官何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爲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爲善後世爲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爲命之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

罪子產對馬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為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辭命之當慎可知矣○雙峯饒氏曰裨諶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於應對故又使之脩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為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脩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聲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左傳昭公

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音丸蒲澤名也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為惠人○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峯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曰太子壬弱壬昭王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瀆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召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忍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都於鄀音若地名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在呂反止之新安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人寄

耳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見大學或問止至善章內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騈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註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朱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伯氏齊大夫騈邑地名厚齋馮氏曰騈邑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也齒年也蓋桓公

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為社社書社謂以社之户口書於版圖者凡三百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仲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為仲父是託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雙峯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有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救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

桓文管晏一切抑之○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新安陳氏曰槩平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聖學也○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資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己以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周召其人也雙峯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上聲下同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

難而不可忽其易也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飯喫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雙峯饒氏曰能安

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脩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新安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者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

可為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峯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小強役弱故至此 ◯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張氏曰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 下沒反 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 形甸反 乎外則材全德備渾 上聲 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 兼四子之長而然 中正和樂 音洛 粹然無復 扶又反 偏倚駁雜之蔽 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

樂而無駁雜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
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音御之也若
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新安
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問
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
外他無所見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
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鬭三獲甲
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
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矣○知而不能
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
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
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
之以禮樂始能承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
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猶未
至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
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
矣○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

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其
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爲言卞莊子蓋以況
子路爾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子之長與
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爲成人矣○胡氏
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
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
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
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
渾然粹然而至於成人矣○雙峯饒氏曰文
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
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
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雲峯
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
仲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
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要
君公綽之不可爲滕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
不終於孝冉有爲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
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扶又反下同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如字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雙峯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南軒張氏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

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
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
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
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
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源
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禀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
然後協于中正而無疵也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
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
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
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

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三者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厚齊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捨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徇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行如也善不得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新安陳氏曰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此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之勇而不足以言義乎胡氏以後三節為子路之之言極是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樂音洛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

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之豈其然乎深疑之蓋疑之也問夫子何疑之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

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賛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適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厭靜相去幾何雙峯饒氏曰厭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蘧伯玉使者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蘧伯玉使者但爲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爲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

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公鉏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家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苟立羯莊子庶子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隧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龜出蔡因號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

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幾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語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並去聲而不好學也慶源輔氏曰凡人溺於智而不知學不鑿以為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蹟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如不知義者

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雙峯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跡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平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諸姬黨楚國故齊伐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

按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

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地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

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音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

踐履之界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

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包裹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裹匭匣盛

之以貢周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

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師進次于陘楚地夏

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退次于召陵次于召陵之地以聽楚成文公則

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傳僖公

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戍穀以逼齊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以復曹衛爲已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去聲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二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之穀三日

君他事亦多類此新安陳氏曰上引二事以著其實此即二事以推其餘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不復二事進次兩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猾夏孔子於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僖書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歉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新安陳氏曰二公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若粹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戍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襄公庶子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

弟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
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
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
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
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
他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音
奚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
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問集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為仁忍心之謂忍是殘忍之忍否
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
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慶源輔氏
曰忘君事讎謂不顧糾死事仇謂相桓忍心謂心
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
咈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程
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
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
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言

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幷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入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常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峯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書在盟府大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不以兵車言

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為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

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
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如漢高祖
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
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
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
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慶源輔氏曰仁
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
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顧何
足以語此然使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
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
者之功效矣○蔡氏曰子路舉忽之死仲之
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仁夫子答
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
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
夫婦之諒亦指忽而言○新安陳氏曰仁有
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
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
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
難而憂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
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

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以其相桓為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上聲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

夷狄之俗也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擧其功而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壹計反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日昔名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日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

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聲)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謂曰爾閒吾兄弟奈何(王即秦王閒間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愚

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致太平則不以相掩可也

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朱子曰前說亦可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之爭為不義而非糾求以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曰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豈若者云者是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嘗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

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雲峯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爲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音潮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見公冶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胡氏曰其才德足以

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慊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諡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以為薦其臣僎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諡耳○雙峯饒氏曰令之所謂諡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新安陳氏曰說者以文子

得謚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僎之時非身後也謚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爲謚爾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謚耳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謚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

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胡氏曰圉即敏學好問者賈即問奧竈者鮀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圉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為爾○雙峯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来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啓釁名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腯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

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為訓矣○南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自不度音鐸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為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胡登反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卯闞止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側皆反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

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

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在呂反)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下同)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識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名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令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

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條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訖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發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同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平聲惜哉

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意以爲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誅之況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爲討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爲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義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

次第舉矣休俗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

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問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胡氏乃以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雲峯胡氏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絶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

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新安陳氏曰沐浴而朝蓋欲齊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世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顔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問子路勇於義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斯耳朱子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一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

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勉齋黃氏曰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善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為戒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反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音烏)下 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到

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
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
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
沈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
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
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
悟便敗却只管去救其失必間救得過失越
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反天理徇人欲上
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之
放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
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
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
徇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
則汙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
喻崇究則沈而愈卑○南軒張氏曰上達者
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
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雲峯胡氏曰夫子
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
之貫此所謂上達下
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慶源輔氏曰爲己爲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唯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去聲己問程子兩段不同朱子曰前段是低底爲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爲人却是真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末後連已也喪了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辯而日省悉井反下章同之

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辯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著自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學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為己為人之間古今之不同於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于眷反孔子居衛嘗主於

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克治也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與屈同之以非也○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固滯○雙峯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脩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

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雙峯饒氏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深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撿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俟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 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雙峯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又說得闊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雲峯胡氏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朱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齋黃氏曰言易故當恥行難盡故當過○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雙峯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三句解見子罕篇○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曰為學之序以智為先著德之成則仁又為百行之首○覺軒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並而答以此言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

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反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麽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聲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甸反而

文皆有異新安陳氏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與此章為四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雲峯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朱子曰凡抑字皆略反上文之意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

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音扶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朱子曰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人有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爲逆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實故爲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而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度而以先覺爲賢者理明故也○雙峯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

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峯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爲姦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其斯爲識明之君子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平聲)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居御反)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

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慶源輔氏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之言雖倨而疑夫子之言雖恭而決○雙峯饒氏曰栖栖如烏之栖木而不去然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踶齧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

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爲貴乎○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爲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爲主也○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栢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形甸反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

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

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新安陳氏曰讎仇也怨有不必報者不以仇待之也）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覆（芳服反）如造化之簡易易（並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已

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若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爲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仇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當令無仇仇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揚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

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則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絶之是蓋未嘗有怨矣○雙峯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為處事之權衡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入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

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已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已者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爲一自然無所怨尤

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平聲足以及此故特語音御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顔曾以下唯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住了如予欲無言子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曾有默契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一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

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

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理
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
其他却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
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
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
別有一箇大理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
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
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
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
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
理會得透厮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
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
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
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
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
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
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便須問
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
了○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
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

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解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却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裴

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著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
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
陳尸也言欲誅寮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賊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愬譖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
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

也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于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于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惑志乎路遂同之子羔仕

衛○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仕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爲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爲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爲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爲子路禍福計而爲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爲寮計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氏於藏倉之沮魯侯亦歸之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新安陳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使之廢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寮哉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去聲邦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鴈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問陳而孔子遂行○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問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裁見

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厚齋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爲之憮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天下爲大邦國爲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爲有優劣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慶源輔氏

日凡書所載有當深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

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勉齋黄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按諺書負荷之荷在上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問聞

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朱子曰
他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

之出處上聲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一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

其義問諒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面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音泰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

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光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雙峯饒氏曰使嗣君明而冢宰不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其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此句出禮運定故民易使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

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峯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

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已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已以敬則其事皆了○問脩已以敬日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脩已以不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必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已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已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或問然則夫

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擧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一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曰非謂脩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脩己以安人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脩己以安百姓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脩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

至矣 記禮運四靈以為畜許又反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去聲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 朱子曰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情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問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峯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著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新安陳氏曰夫子為見子路勇躁輕視脩已以敬之

言故推極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意云○東陽許氏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

外者夷蹲踞（音存據）也（雙峯饒氏曰蹲踞鴟鳥好蹲故謂之蹲鴟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蹲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朱子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鄭氏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

者耄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爲壽㓜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爲賊壞良可戒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

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

爾故使之給使令平聲**之役觀長**上聲**少**去聲**之序**

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

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儀也○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為先而又以躐等為戒○雲峯胡氏曰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擾其氣而開習於禮則

庶可以免於原
壤之弊也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音抗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扶又反又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朱子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

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景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嘗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已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在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叶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斁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敎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

也使靈公而有志乎爼豆之問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然欲以爼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問明日遂行在陳絶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絶糧朱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戹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爲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絶糧於兵間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愠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聲困而亨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

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囷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爲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雙峯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禮有大於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爲問故夫子以禮器爲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一等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来○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形甸反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以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就知識

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但子貢多是曉得了便了更從收斂曾子尋常自踐履人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會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予一以貫之可見彼言行此言知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如字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

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舉中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即所以結前意耳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扶又反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

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如莫我知也夫及予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此聖人之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糅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可見矣曰此說亦善○慶源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徇外如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每有以抑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為疑辭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

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一貫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雲峯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從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況曾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著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去聲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慍見發也

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己○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

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纔絶粮便慍見○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眞知其味之實不然聽度之知非眞知也夫苟眞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爲欣戚哉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

已或問恭已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見而知其內是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為州朱子曰篤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敬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忠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

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 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 記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麗而並坐或並立我無往參之為三焉 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 音厄 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 去聲下同 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 去聲 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朱子曰參前倚衡只

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却
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
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問
參前倚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見潛
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
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在之耳此
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鎭
在眼前不相離去○鄭氏舜擧曰子張務外
者也故問干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
敬視寡尤寡悔淺深不侔子張之學進矣○
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
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
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
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
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
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
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雙峯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晩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程子曰學要鞭辟音壁近裏著直略反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近裏著己者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鞭辟近裏著己者也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反便渾上聲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乾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

是近裏著己○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
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
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
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爲仁己是查滓
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如曾子不忠不信不
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
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
化了只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
教盡即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
問竊謂切問近思只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
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一處而程子謂隨人
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
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泛
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
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
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胡氏曰
明得盡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
私意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之內外交致其
力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
釋程子此條專爲學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新安陳氏日舉此一事可見其餘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形甸反家語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王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吊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上聲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反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音甫寗殖常職反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寗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

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
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
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剽
也言子叔剽無謚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
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
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引此事以
為證○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
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
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朱子曰直固好然
一向直便是偏豈
得如伯玉之君子○南軒張氏曰史魚只可
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
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
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新安陳氏
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可
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

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爲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仁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舜擧曰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雙峯饒氏曰仁人與仁爲一仁爲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爲仁仁人

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不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爾此仁則一也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羽敏反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音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於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賭一箇是○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

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
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
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殺
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
日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
已○或問此章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
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
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
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
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
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
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
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
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
所貴之宜何○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於其生
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
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
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爵其
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以得
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

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之當也而以生則咈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即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則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已身更管甚名譽耶○汪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若不曾真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

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爲成就一箇是
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
於義可見仁
與義一理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
仁方見於脩身者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
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
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賜也
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
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
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

與處焉○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汪氏曰此專挑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新安陳氏曰資助也

○顏淵問為邦

顔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朱子曰顔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爲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爲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

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夫

然時以作事四字出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禮記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

註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

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
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
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天之所
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人於是
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
而有三正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
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
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
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謂行夏時者
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
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
正之書授時為也無差故曰行夏時也○問集
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為定雙
峯饒氏曰初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
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
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
日景却用日中○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
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
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
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爲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去聲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上聲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輅爲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

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後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曰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王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敷救反）前後有旒（音流）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晏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

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六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袞衣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之不爲侈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峯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問顔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顔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固是如此顔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顔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

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是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唯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

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朱子曰此為發之兆兆猶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雲峯胡氏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輅至周而過後斟酌之不如從殷之為得其中冕自黃帝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張子曰禮樂治去聲下同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平聲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去聲其所守故放遠之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

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桀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卑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慶源輔氏日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入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發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絕之○雙峯饒氏日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開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卽此意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顔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程子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顔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又曰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故遠亦人之所難○和靖尹氏曰孔子告顔子以四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惑人也○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爲邦之語惟顔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顔子說蓋

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為樣耳○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顔淵惟顔子可以與於斯也故鄭聲遠佞人以為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之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故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斁矣○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日堅氷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日初則有以弭憂矣○覺軒蔡氏曰按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雙峯饒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欠說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近患在朝夕之近矣意方足○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曰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也○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音潮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

孔子以為不仁張氏存中曰見公冶長篇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又以為竊位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有哉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峯饒氏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藏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則稱其文藏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已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褊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爲求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他何○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

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同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峯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

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朱子曰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

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僞○問禮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久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雙峯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朴了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既不

易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爲質而非禮行遜出則質而不文禮行遜出而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滅質皆非君子之道○雲峯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遜義不可以僞爲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實而已矣又曰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朱子曰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方外是義爲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爲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之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所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爲體而禮與孫所以爲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說出外義以爲質禮以

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由外說入內○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潛室陳氏曰敬而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言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雙峯饒氏曰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去聲已不求人知然沒世

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却粧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厚齋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齊氏曰求有爲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爲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

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朱子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三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曰羣然無阿比(毗至反)之意故不黨(程子)

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絶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己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己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

不流於黨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擧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擧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者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擧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擧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從人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從陽虎爲富不仁之言聖人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

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慶源輔氏曰推已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又曰始則推已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

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爲宜此又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説尤爲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爲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乃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己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恕之義甚闊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恕己量主范忠宣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字説已上著不得據他説恕字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説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己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併恕人乃相率爲不肯之歸豈推己如心之義乎○雙峯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新安陳氏曰視人猶己一視同仁此聖人之無我也推其略無私己故仁之用自然如此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毁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毁也朱子曰毁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毁若只據他之惡說之不謂之毁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毁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毁譽亦是稱奬得過當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毁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毁譽之說曰毁者惡未著而遽詆之譽者

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聖人之善惡稱之未有必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以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無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其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忽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毀云損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

過情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誰毁誰譽之意○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毁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朱子

日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毁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毁譽○南軒張氏曰誰毁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毁譽之意也而有所譽毁者必有所試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毁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之討罪亦若是也○雙峯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為枉所以有真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其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

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毀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 與無通 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 去聲 而言 意必偶見有此事 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有馬借人乘之已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

有闕文以待来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葉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乘如詩言乘乘鴇乘乘黃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己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己所有以自私○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可見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上聲解趙氏曰二事大小精粗實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于後亦闕疑之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爲不忍何也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雖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峯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爲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爲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爲強梁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惡好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

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雙峯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仲子爲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爲衆人之衡鑑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苦郭反而大之也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之所寓道外無人道即人之所以爲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

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問性不知檢其心潛室陳氏曰性指道心指人○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廣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爲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爲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著心隨事順理去做○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

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雲峯胡氏曰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 去聲 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

子治其本而不䘏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音洛哉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凡言在其中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問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兩句似相反潛室陳氏曰耕本謀食却有時而餒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胷中久久自別○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

是引前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如字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下同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守者○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聲)之下句放(上聲)此

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守之者恐其難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守所以貴乎篤也○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固不可仁既能守之而猶有不莊之戒集註謂有氣習之偏何耶潛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小懈即妄念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鏬縫不開才有鏬縫便有氣習之偏此是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皷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蒐田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禀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朱子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慶源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

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朱子曰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敖惰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又是新民工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要莊涖動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涖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涖禮動不能為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或問此章曰大抵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

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南軒張氏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未能保之也仁能守之則在已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動之則以禮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則民作興也此雖統言爲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雙峯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雲峯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涖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爲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爲全德之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聲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朱子

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吴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張氏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是也事而可以小知之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雙峯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

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雲峯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

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上聲此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

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
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
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為
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讓也蓋仁
者己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
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
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顔子所謂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此與
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
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
為義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南軒張氏曰
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
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
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違
人為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
學者使之用其力也○為仁在我雖師不厭
遜此便是仁以為己任○慶源輔氏曰遜者
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
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為仁在己則何遜哉蓋
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峯胡氏曰當

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爲已任曾子當之顔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問君子不諒可乎龜山楊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如爲此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守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之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峯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

知惟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 雙峯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

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 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

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逞恤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糅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勉齋黃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饒稟稱事君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之所當為者也豈可有一毫僥求覬幸之意於其先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如字反也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又也論其類之惡矣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

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善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又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爲能相為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冰

戾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者喜於工言辭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贍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 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鍾笙鎛韎籥皆曰師○吳

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去聲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悉井反察如此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比諸弟子為多○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音示瞭音了明目也三百人眡瞭掌太師之縣音

玄鍾磬之類凡樂事相瞽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上聲已為去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

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
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
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
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厚齋馮氏
曰使瞽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
師言之道如此○新安陳氏曰瞽者之來未
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
有目者待無目者
之誠心曲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反之衛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

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爲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問獨責求何也朱子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朱子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

冄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朱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雙峯饒氏曰冉有真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顚故持之使不至顚顚則旣踣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

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為鎧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朱子曰虎在山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櫝中毁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者以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

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爲季氏之邑而爲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爲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梅巖胡氏曰求以爲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反)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朱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雙峯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爲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爲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

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厚齋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音扶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去聲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脩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脩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音預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併去聲責之遠人謂顓臾或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峯饒氏曰遠人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爲遠人可知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即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第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

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内陽氏敗陽虎說音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干楯也楯乘尹反兵器也正作盾戈戟也蕭牆屏也音丙問蕭牆朱子曰據鄭註云諸侯至屏内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厚齋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言不均不和内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上聲季氏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去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形甸反於經傳去聲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音余○豫章羅氏曰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墻之害者多矣○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録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

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陪臣家臣也呉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

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雙峯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爲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旣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憾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事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一也

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

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張存中曰見前章集註家臣屢叛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雙峯饒氏曰與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興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

侯出魯豈得爲無僭者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反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況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簒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頼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

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慶源輔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為二章爾○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信也則進於誠友多聞則

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之益所謂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耳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胡氏曰便順適也字書云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便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雙峯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卻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卻有損舉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或問三友之說盡於集註之說而已矣朱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畏謹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者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脩而不敢自足得不曰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爲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曰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二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新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烏故反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朱子曰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踈遠君子○或問三者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

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是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源存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爲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爲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雙峯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

墻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弈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為樂而荒淫耳○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治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顔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顔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雲峯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

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日血稟於陰行於脈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脈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又日到老而

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義與道也○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鬬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鬬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鬬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慼百

集故於得爲可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鬭收斂而多貪者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爲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雙峯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爲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邵出揚雄法言邵亦高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憯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

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人怵迫於利害之畏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寅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是天命之所載也○厚齊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

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朱子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其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

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爾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言三等之分者言其

始所進之異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耳是以君子唯學之為貴學則昏濁者可使清明偏駁者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道則困之謂也○雙峯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著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頭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雲峯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下者遽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形甸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曰然

○雲峯胡氏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反)容中(去聲)道無時而不自省(悉井反)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自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又云念慮之思難故難也如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如○問朝之念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閑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大學何故先不說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

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
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
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
○勉齋黄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
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
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
隨其所當思而思矣○雙峯饒氏曰九者之
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
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
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
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
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
難見得思義屬行○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
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
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
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
九者日用常
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顔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爲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爲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顔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

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四句皆古語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形甸反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以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行

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莫是行義以達其道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顔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顔子以此而顔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顔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爲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與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祗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厚齋馮氏曰夫人必

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没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與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

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證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己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此警云爾○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踈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以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

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
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
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
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
其薰陶之所得矣○潛室陳氏曰詩能興起
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
為最近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戶○問陳亢
謂聖人遠其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
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
非私意也○問伯魚聖人之子陳亢意其有
異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人之遠其子
意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使愚
其有曾顏之資亦當以曾顏者告之矣若一
以遠其子則是有心於為公也聖人然乎哉
曰父子主恩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
天資穎悟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乎爾曾顏可
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新安陳
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
子固不得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

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與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南軒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毋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曰按記曲

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唯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蠶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書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

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厚齋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